中阿含經/卷第 3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中阿含經

◀上一卷

卷第三十九

下一卷▶

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九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（一五四）梵志品婆羅婆堂經第三(第四分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東園鹿子母堂。

爾時，有二人婆私吒及婆羅婆梵志族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。諸梵志見已，極訶責數，甚急至苦，而語之曰：「梵志種勝，餘者不如；梵志種白，餘者皆黑；梵志得清淨，非梵志不得清淨；梵志梵天子，從彼口生，梵梵所化。汝等捨勝從不如，捨白從黑，彼禿沙門為黑所縛，斷種無子。是故汝等所作大惡，極犯大過。」

爾時，世尊則於晡時從燕坐起，堂上來下，於堂影中露地經行，為諸比丘說甚深微妙法。尊者婆私吒遙見世尊則於晡時從燕坐起，堂上來下，於堂影中露地經行，為諸比丘說甚

深微妙法。尊者婆私吒見已，語曰：「賢者婆羅婆！當知世尊則於晡時從燕坐起，堂上來下，於堂影中露地經行，為諸比丘說甚深微妙法。賢者婆羅婆！可共詣佛，或能因此從佛聞法。」

於是，婆私吒及婆羅婆即詣佛所，稽首作禮，從後經行。

世尊迴顧，告彼二人：「婆私吒！汝等二梵志捨梵志族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，諸梵志見已，不大責數耶？」

彼即答曰：「唯然。世尊！諸梵志見已，極訶責數，甚急至苦。」

世尊問曰：「婆私吒！諸梵志見已，云何極訶責數，甚急至苦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世尊！諸梵志見我等已，而作是說：『梵志種勝，餘者不如；梵志種白，餘者皆黑；梵志得清淨，非梵志不得清淨；梵志梵天子，從彼口生，梵梵所化。汝等捨勝從不如，捨白從黑，彼禿沙門為黑所縛，斷種無子。是故汝等所作大惡，極犯大過。』世尊！諸梵志見我等已，如是極訶責數，甚急至苦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婆私吒！彼諸梵志所說至惡，極自無賴。所以者何？謂彼愚癡，不善曉解，不識良田，不能自知，作如是說：『我等梵志是梵天子，從彼口生，梵梵所化。』所以者何？婆私吒！我此無上明、行、作證，不說生勝，不說種姓，不說憍慢，彼可我意，不可我意，因坐因水，所學經書。婆私吒！若有婚姻者，彼應說生，應說種姓，應說憍慢，彼可我意，不可我意，因坐因水，所學經書。婆私吒！若有計生、計姓、計慢者，彼極遠離於我無上明、行、作證。婆私吒！說生、說姓、說慢，彼可我意，不可我意，因坐因水，所學經書者，於我無上明、行、作證別。復次，婆私吒！謂有三種，令非一切人人共諍，雜善不善法，彼則為聖所稱不稱。云何為三？剎利種、梵志種、居士種。婆私吒！於意云何？剎利殺生，不與取、行邪婬、妄言乃至邪見，居士亦然；非梵志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世尊！剎利亦可殺生、不與取、行邪婬、妄言，乃至邪見，梵志、居士亦復如是。」

世尊問曰：「婆私吒！於意云何？梵志離殺、斷殺、不與取、行邪婬、妄言，乃至離邪

見，得正見；剎利、居士為不然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世尊！梵志亦可離殺、斷殺、不與取、行邪婬、妄言，乃至離邪見得正見；剎利、居士亦復如是。」

世尊問曰：「婆私吒！於意云何？若有無量惡不善法，是剎利、居士所行；非梵志耶？若有無量善法，是梵志所行；非剎利、居士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世尊！若有無量惡不善法，彼剎利、居士亦可行，梵志亦復如是。若有無量善法，彼梵志亦可行，剎利、居士亦復如是。」

「婆私吒！若有無量惡不善法，一向剎利、居士行，非梵志者。若有無量善法，一向梵志行，非剎利、居士者。彼諸梵志可作是說：『我等梵志是梵天子，從彼口生，梵梵所化。』所以者何？婆私吒！見梵志女始婚姻時，婚姻已後，見懷妊身時，懷妊身已後，見產生時，或童男，或童女。婆私吒！如是諸梵志亦如世法，隨產道生，然彼妄言[言*(一/(人*人)/工)]謗梵天而作是說：『我等梵志是梵天子，從彼口生，梵梵所化。』

「婆私吒！若族姓子、若干種姓、若干種名，捨若干族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，從我學道，應作是說：『我等梵志是梵天子，從彼口生，梵梵所化。』所以者何？婆私吒！彼族姓子入我正法、律中，受我正法、律，得至彼岸，斷疑度惑，無有猶豫，於世尊法得無所畏。是故彼應作是說：『我等梵志是梵天子，從彼口生，梵梵所化。』婆私吒！彼梵天者，是說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，梵是如來，冷是如來，無煩無熱，不離如者，是如來也。婆私吒！於意云何？諸釋下意愛敬至重，供養奉事於波斯匿拘娑羅王耶？」

彼則答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問曰：「婆私吒！於意云何？若諸釋下意愛敬至重，供養奉事於波斯匿拘娑羅王，如是波斯匿拘娑羅王則於我身下意愛敬至重，供養奉事我耶？」

答世尊曰：「諸釋下意愛敬至重，供養奉事於波斯匿拘娑羅王者，此無奇特。若波斯匿拘娑羅王下意愛敬至重，供養奉事於世尊者，此甚奇特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婆私吒！波斯匿拘娑羅王不如是意，而於我身下意愛敬至重，供養奉事於我：『沙門瞿曇種族極高，我種族下。沙門瞿曇財寶甚多，我財寶少。沙門瞿曇形色至妙，我色不妙。沙門瞿曇有大威神，我威神小。沙門瞿曇有善智慧，我有惡智。』婆私吒！但波斯匿拘娑羅王愛敬於法，至重供養，為奉事故，而於我身下意愛敬至重，供養奉事於我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比丘曰：「婆私吒！有時此世皆悉敗壞。此世壞時，若有眾生生晃昱天，彼於其中妙色意生，一切支節諸根具足，以喜為食，自身光明，昇於虛空，淨色久住。婆私吒！有時此大地滿其中水，彼大水上以風吹攪，結搆為精，合聚和合，猶如熟酪，以抨抨乳，結搆為精，合聚和合。如是，婆私吒！有時此大地滿其中水，彼大水上以風吹攪，結搆為精，合聚和合，從是生地味，有色香味。云何為色？猶如生酥及熟酥色。云何為味？如蜜丸味。

「婆私吒！有時此世還復成時，若有眾生生晃昱天，壽盡、業盡、福盡命終，生此為人，生此間已，妙色意生，一切支節諸根具足，以喜為食，自身光明，昇於虛空，淨色久住。婆私吒！爾時，世中無有日月，亦無星宿，無有晝夜，無月、半月，無時無歲。婆私吒！當爾之時，無父無母，無男無女，又無大家，復無奴婢，唯等眾生。於是，有一眾生貪餮不廉，便作是念：『云何地味？我寧可以指抄此地味嘗。』彼時，眾生便以指抄此地味嘗。如是，眾生既知地味，復欲得食。彼時，眾生復作是念：『何故以指食此地味，用自疲勞？我今寧可以手撮此地味食之。』彼時，眾生便以手撮此地味食。於彼眾生中復有眾生，見彼眾生各以手撮此地味食，便作是念：『此實為善，此實為快，我等寧可亦以手撮此地味食。』時，彼眾生即以手撮此地味食。若彼眾生以手撮此地味食已，如是如是，身生轉厚、轉重、轉堅，若彼本時有清淨色，於是便滅，自然生闇。婆私吒！世間之法，自然有是，若生闇者，必生日月，生日月已，便生星宿，生星宿已，便成晝夜，成晝夜已，便有月、半月，有時、有歲。彼食地味，住世久遠。

「婆私吒！若有眾生食地味多者，便生惡色，食地味少者，便有妙色，從是知色有勝有如，因色勝如故，眾生眾生共相輕慢言：『我色勝，汝色不如。』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，地味便滅。地味滅已，彼眾生等便共聚集，極悲啼泣而作是語：『奈何地味？奈何地味？』猶如今人含消美物，不說本字，雖受持而不知義，此說觀義亦復如是。婆私吒！地味滅後，彼眾生生地肥，有色香味。云何為色？猶如生酥及熟酥色。云何為味？如蜜丸味。彼食此地肥，住世久遠。

「婆私吒！若有眾生食地肥多者，便生惡色，食地肥少者，便有妙色，從是知色有勝有如，因色勝如故，眾生眾生共相輕慢言：『我色勝，汝色不如。』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，地肥便滅。地肥滅已，彼眾生等便共聚集，極悲啼泣而作是語：『奈何地肥？奈何地肥？』猶如今人為他所嗔，不說本字，雖受持而不知義，此說觀義亦復如是。婆私吒！地肥滅後，彼眾生生婆羅，有色香味。云何為色？猶加曇華色。云何為味？如淳蜜丸味。彼食此婆羅，住世久遠。

「婆私吒！若有眾生食婆羅多者，便生惡色，食婆羅少者，便有妙色，從是知色有勝有如，因色勝如故，眾生眾生共相輕慢言：『我色勝，汝色不如。』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，婆羅便滅。婆羅滅已，彼眾生等便共聚集，極悲啼泣而作是語：『奈何婆羅？奈何婆羅？』猶如今人苦法所觸，不說本字，雖受持而不知義，此說觀義亦復如是。

「婆私吒！婆羅滅後，彼眾生生自然粳米，白淨無皮，亦無有[麩-夫+黃][葶-丁+呆]，長四寸，朝刈暮生，暮刈朝生，熟有鹽味，無有生氣。眾生食此自然粳米，如彼眾生食此自然粳米已，彼眾生等便生若干形，或有眾生而生男形，或有眾生而生女形。若彼眾生生男女形者，彼相見已，便作是語：『惡眾生生，惡眾生生。』

「婆私吒！惡眾生生者，謂說婦人也。若彼眾生生於男形及女形者，彼眾生等則更相伺，更相伺已，眼更相視，更相視已，則更相染，更相染已，便有煩熱，有煩熱已，便相愛著，相愛著已，便行於欲。若見行欲時，便以木石，或以杖塊而打擲之，便作是語：『咄！弊惡眾生作非法事。』云何眾生共作是耶？猶如今人迎新婦時，則以襆華散，或以華鬘垂，作如是言：『新婦安隱，新婦安隱。』本所可憎，今所可愛。婆私吒！若有眾生惡不淨法，憎惡羞恥，懷慚愧者，彼便離眾一日、二日，至六、七日，半月、一月，乃至一歲。婆私吒！若有眾生欲得行此不淨行者，彼便作家而作是說：『此中作惡，此中作惡。』婆私吒！是謂初因初緣世中起家法，舊第一智，如法非不如法，如法人尊。

「於中有一事懶惰眾生，便作是念：『我今何為日日常取自然粳米，我寧可并取一日食直耶？』彼便并取一日食米。於是，有一眾生語彼眾生曰：『眾生！汝來共行取米耶？』彼則答曰：『我已并取，汝自取去。』彼眾生聞已，便作是念：『此實為善，此實為快，我亦寧可并取明日所食米耶？』彼便并取明日米來。復有一眾生語彼眾生曰：『眾生！汝來共行取米耶？』彼則答曰：『我已并取明日米來，汝自取去。』彼眾生聞已，便作是念：『此實為善，此實為快，我今寧可并取七日食米來耶？』時，彼眾生即便并取七日米來。如彼眾生自然粳米極取積聚，彼宿粳米便生皮[麩-夫+黃]，刈至七日亦生皮[麩

-夫+黃]，隨所刈處，即不復生。

「於是，彼眾生便共聚集，極悲啼泣，作如是語：『我等生惡不善之法，謂我曹等儲畜宿米。所以者何？我等本有妙色意生，一切支節諸根具足，以喜為食，自身光明，昇於虛空，淨色久住，我等生地味，有色香味。云何為色？猶如生酥及熟酥色。云何為味？如蜜丸味。我等食地味，住世久遠。我等若食地味多者，便生惡色，食地味少者，彼有妙色，從是知色有勝有如，因色勝如故，我等各各共相輕慢言：「我色勝，汝色不如。」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，地味便滅，地味滅後，我等生地肥，有色香味。云何為色？猶如生酥及熟酥色。云何為味？如蜜丸味。我等食地肥，住世久遠。我等若食地肥多者，便生惡色，食地肥少者，便有妙色，從是知色有勝有如，因色勝如故，我等各各共相輕慢言：「我色勝，汝色不如。」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，地肥便滅。地肥滅後，我等生婆羅，有色香味。云何為色？猶加曇華色。云何為味？如淳蜜丸味。我等食婆羅，住世久遠。我等若食婆羅多者，便生惡色，食婆羅少者，便有妙色，從是知色有勝有如，因色勝如故，我等各各共相輕慢言：「我色勝，汝色不如。」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，婆羅便滅。婆羅滅後，我等生自然粳米，白淨無皮，亦無有[麩-夫+黃][葶-丁+呆]，長四寸，朝刈暮生，暮刈朝生，熟有鹽味，無有生氣，我等食彼自然粳米，如我等自然粳米，極取積聚，彼宿粳米便生皮[麩-夫+黃]，刈至七日，亦生皮[麩-夫+黃]，隨所刈處，即不復生，我等寧可造作田種，立標牓耶？』

「於是，眾生等造作田種，竪立標牓。於中有一眾生自有稻穀，而入他田竊取他稻，其主見已，便作是語：『咄！咄！弊惡眾生，云何作是？汝自有稻，而入他田竊取他稻。汝今可去，後莫復作。』然彼眾生復至再三竊取他稻，其主亦至再三見已，便以拳扠牽詣眾所，語彼眾曰：『此一眾生自有稻穀，而入我田竊取我稻。』然彼一眾生亦語眾曰：『此一眾生以拳扠我牽來詣眾。』

「於是，彼諸眾生共聚集會，極悲啼泣而作是語：『我等生惡不善之法，謂守田也。所以者何？因守田故，便共諍訟，有失有盡，有相道說，有拳相扠。我等寧可於其眾中舉一端正形色，極妙最第一者，立為田主，若可訶者，當令彼訶，若可擯者，當令彼擯，若我曹等所得稻穀，當以如法輸送與彼。』於是，彼眾生中，若有端正形色，極妙最第一者，眾便共舉，立為田主，若可訶者，彼便訶嘖，若可擯者，彼便擯棄，若有稻者，便以如法輸送與彼是田主。是田主謂之剎利也，令如法樂眾生，守護行戒是王，是王謂之王也。婆私吒！是謂初因初緣世中剎利種，舊第一智，如法非不如法，如法人尊。

「於是，彼異眾生以守為病，以守為癰，以守為箭刺，便棄捨守，依於無事，作草葉屋而學禪也。彼從無事，朝朝平旦入村邑王城而行乞食，彼多眾生見便施與，恭敬尊重，而作是語：『此異眾生以守為病，以守為癰，以守為箭刺，便棄捨守，依於無事，作草葉屋而學禪也。此諸尊捨害、惡不善法是梵志，是梵志謂之梵志也。』

「彼眾生學禪不得禪，學苦行不得苦行，學遠離不得遠離，學一心不得一心，學精進不得精進，便捨無事，還村邑王城，作四柱屋，造立經書。彼多眾生見如是已，便不復施與、恭敬、尊重，而作是語：『此異眾生本以守為病，以守為癰，以守為箭刺，便棄捨守，依於無事，作草葉屋，而學於禪不能得禪，學苦行不得苦行，學遠離不得遠離，學一心不得一心，學精進不得精進，便捨無事，還村邑王城，作四柱屋，造立經書。此諸尊等更學博聞，不復學禪是博聞，是博聞謂之博聞。』婆私吒！是謂初因初緣世中有梵志種，舊第一智，如法非不如法，如法人尊。

「於是，彼異眾生各各詣諸方而作田業，是各各諸方而作田業，是各各諸方而作田業，謂之鞞舍。婆私吒！是謂初因初緣世中有鞞舍種，舊第一智，如法非不如法，如法人尊。

「婆私吒，世中起此三種姓已，便知有第四沙門種也。云何世中有此三種姓已，便知有第四沙門種耶？於剎利族族姓之子，能自訶嘖惡不善法，自厭憎惡惡不善法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，而作是念：『我當作沙門，行於梵行。』便作沙門行於梵行。如是，梵志種族、鞞舍種族族姓之子，亦自訶嘖惡不善法，自厭憎惡惡不善法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，亦作是念：『我當作沙門，行於梵行。』便作沙門行於梵行。婆私吒！如是世中起此三種姓已，便知有第四沙門種也。

「婆私吒！我今廣說此三種姓。云何廣有此三種耶？剎利種族族姓之子，身行不善法，口、意行不善法，彼身壞命終，一向受苦。如是，梵志種族、鞞舍種族族姓之子，身行不善法，口、意行不善法，彼身壞命終，一向受苦。婆私吒！剎利種族族姓之子，身行善法，口、意行善法，彼身壞命終，一向受樂。如是，梵志種族、鞞舍種族族姓之子，身行善法，口、意行善法，彼身壞命終，一向受樂。婆私吒！剎利種族族姓之子，身行二行及與護行，口、意行二行及與護行，彼身壞命終，受於苦樂。如是，梵志種族、鞞舍種族族姓之子，身行二行及與護行，口、意行二行及與護行，彼身壞命終，受於苦樂。

「婆私吒！剎利種族族姓之子，修七覺法，善思善觀，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漏心解脫，有漏、無明漏心解脫，解脫已，便知解脫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

知如真。如是，梵志種族、鞞舍種族族姓之子，修七覺法，善思善觀，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漏心解脫，有漏、無明漏心解脫，解脫已，便知解脫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婆私吒！如是此三種廣分別也。梵天帝主說此偈曰：

「『剎利二足尊，　　謂有種族姓，
求學明及行，　　彼為天人稱。』

「婆私吒！梵天帝主善說此偈，非不善也。善歌諷誦，非不善也。善詠語言，非不善也。謂如是說：

「『剎利二足尊，　　謂有種族姓，
求學明及行，　　彼為天人稱。』

「所以者何？我亦如是說：

「『剎利二足尊，　　謂有種族姓，
求學明及行，　　彼為天人稱。』」

佛說如是。尊者婆私吒、婆羅婆等，及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婆羅婆堂經第三竟(五千六十八字)

（一五五）中阿含梵志品須達哆經第四(第三分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須達哆居士往詣佛所，稽首作禮，却坐一面。

世尊問曰：「居士家頗行施耶？」

須達哆居士答曰：「唯然。世尊！家行布施，但為至麤，不能好也。糠飯麻羹，薑菜一

片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居士！若施麤食及施妙食，俱得報耳。居士！若行麤施，不信施、不故施、不自手施、不自往施、不思惟施、不由信施、不觀業果報施者，當觀如是受報。心不欲得好家，不欲得好乘，不欲得好衣被，不欲得好飲食，不欲得好五欲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以不至心故行施也。居士！當知受報如是。居士！若行麤施，信施、故施、自手施、自往施、思惟施、由信施、觀業果報施者，當觀如是受報。心欲得好家，欲得好乘，欲得好衣被，欲得好飲食，欲得好五欲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以其至心故行施也。居士！當知受報如是。

「居士！若行妙施，不信施、不故施、不自手施、不自往施、不思惟施、不由信施、不觀業果報施者，當觀如是受報。心不欲得好家，不欲得好乘，不欲得好衣被，不欲得好飲食，不欲得好五欲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以不至心故行施也。居士！當知受報如是。居士！若行妙施，信施、故施、自手施、自往施、思惟施、由信施、觀業果報施者，當觀如是受報。心欲得好家，欲得好乘，欲得好衣被，欲得好飲食，欲得好五欲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以其至心故行施也。居士！當知受報如是。

「居士！昔過去時有梵志大長者，名曰隨藍，極大富樂，資財無量，封戶食邑多諸珍寶，畜牧產業不可稱計。彼行布施其像如是，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銀，行如是大施。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金，行如是大施。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金，行如是大施。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銀，行如是大施。八萬四千象，莊珓嚴飾，白絡覆上，行如是大施。八萬四千馬，莊嚴珓飾，白絡金合霏那，行如是大施。八萬四千牛，衣繩衣覆，[(殼-一)/牛]之皆得一斛乳汁，行如是大施。八萬四千女，姿容端正，覩者歡悅，眾寶瓔珞，嚴飾具足，行如是大施。況復其餘食噉含消？

「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若復有施滿閻浮場凡夫食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若復有施一須陀洹食者，此於彼施最為勝也。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食，若復有施一斯陀含食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、百斯陀含食，若復有施一阿那含食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、百斯陀含、百阿那含食，若復有施一阿羅訶食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

「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、百斯陀含、百阿那含、百阿羅訶食，若復有施一辟支佛食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、百斯陀含、百阿那含、百阿羅訶、百辟支佛食，若復有施一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食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、百斯陀含、百阿那含、百阿羅訶、百辟支佛食，若有作房舍，施四方比丘眾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

「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、百斯陀含、百阿那含、百阿羅訶、百辟支佛食，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，若有歡喜心歸命三尊佛、法、比丘眾及受戒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、百斯陀含、百阿那含、百阿羅訶、百辟支佛食，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，歡喜心歸命三尊佛、法、比丘眾及受戒，若有為彼一切眾生行於慈心，乃至[(殼-一)/牛]牛頃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

「居士！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，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，施百須陀洹、百斯陀含、百阿那含、百阿羅訶、百辟支佛食，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，歡喜心歸命三尊佛、法、比丘眾及受戒，為一切眾生行於慈心，乃至[(殼-一)/牛]牛頃，若有能觀一切諸法無常、苦、空及非神者，此於彼施為最勝也。

「於居士意云何？昔時梵志大長者名隨藍者，謂異人耶？莫作斯念。所以者何？當知即是我也。我昔為梵志大長者，名曰隨藍。居士！我於爾時為自饒益，亦饒益他，饒益多人，愍傷世間，為天、為人求義及饒益，求安隱快樂。爾時說法不至究竟，不究竟白淨、不究竟梵行、不究竟梵行訖。爾時，不離生老病死、啼哭憂慼，亦未能得脫一切苦。

「居士！我今出世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．明行成為．善逝．世間解．無上士．道法御．天人師，號佛．眾祐。我今自饒益，亦饒益他，饒益多人，愍傷世間，為天、為人求義及饒益，求安隱快樂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，究竟白淨、究竟梵行、究竟梵行訖。我今已離生老病死、啼哭憂慼，我今已得脫一切苦。」

佛說如是。須達哆居士及諸比丘。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須達哆經第四竟(一千五百八十九字)

（一五六）中阿含梵志品梵波羅延經第五(第四分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拘娑羅國眾多梵志中後彷徉，往詣佛所，共相問訊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「瞿曇！欲有所問，聽我問耶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恣汝所問。」

時，諸梵志問曰：「瞿曇！頗今有梵志學故梵志法，為越故梵志法耶？」

世尊答曰：「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，梵志久已越故梵志法。」

時，諸梵志問曰：「瞿曇！云何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，諸梵志等越故梵志法來為幾時耶？」

彼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所謂昔時有，　自調御熱行，　捨五欲功德，　行清淨梵行。
梵行及戒行，　率至柔軟性，　恕亮無害心，　忍辱護其意。
昔時有此法，　梵志不護此，　梵志不守護，　所有錢財穀。
誦習錢財穀，　梵志守此藏，　衣色若干種，　屋舍及床榻。
豐城及諸國，　梵志學如是，　此梵志莫害，　率守護諸法。
往到於他門，　無有拘制彼，　發家乞求法，　隨其食時到。
梵志住在家，　見者欲為施，　滿四十八年，　行清淨梵行。
求索明行成，　昔時梵志行，　彼不偷財物，　亦無有恐怖。
愛愛攝相應，　當以共和合，　不為煩惱故，　怨婬相應法。
諸有梵志者，　無能行如是，　若有第一行，　梵志極堅求。
彼諸婬欲法，　不行乃至夢，　彼因此梵行，　自稱梵我梵。
知彼有此行，　慧者當知彼，　床薄衣極單，　食酥乳命存。
乞求皆如法，　立齋行布施，　齋時無異乞，　自於己乞求。

立齋行施時，　彼不有殺牛，　如父母兄弟，　及餘有親親。
人牛亦如是，　彼因是生樂，　飲食體有力，　乘者安隱樂。
知有此義理，　莫樂殺於牛，　柔軟身極大，　精色名稱譽。
慇懃自求利，　昔時梵志行，　梵志為自利，　專事及非事。
彼當來此世，　必度脫此世，　彼月過於月，　見意趣向彼。
遊戲於夜中，　嚴飾諸婦人，　吉牛圍繞前，　婦女極端正。
人間微妙欲，　梵志之常願，　具足車乘具，　善作縫治好。
家居及婚姻，　梵志之常願，　彼造作此縛，　我等從彼來。
大王齋行施，　莫失其財利，　饒財物米穀，　若有餘錢財。
大王相應此，　梵志及車乘，　象齋及馬齋，　馬齋不障門。
聚集作齋施，　財物施梵志，　彼從此得利，　愛樂惜財物。
彼以起為欲，　數數增長愛，　猶如廣池水，　及無量財物。
如是人有牛，　於生生活具，　彼造作此縛，　我等從彼來。
大王齋行施，　莫失其財利，　饒財物米穀，　若汝多有牛。
大王相應此，　梵志及車乘，　無量百千牛，　因為齋故殺。
頭角無所嬈，　牛猪昔時等，　往至捉牛角，　持利刀殺牛。
喚牛及於父，　羅剎名曰香，　彼喚呼非法，　以刀刺牛時。
此法行於齋，　越過最在前，　無有事而殺，　遠離衰退法。
昔時有三病，　欲不用食者，　以憎嫉於牛，　起病九十八。
如是此增諍，　故為智所惡，　若人見如是，　誰不有憎者。
如是此世行，　無智最下賤，　各各為欲憎，　若婦誹謗夫。
剎利梵志女，　及守護於姓，　若犯於生法，　自在由於欲。

「如是。梵志！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，梵志越故梵志法來爾許時也。」

於是，拘娑羅國眾多梵志白曰：「世尊！我已知。善逝！我已解。世尊！我今自歸於佛、法及比丘眾，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，從今日始，終身自歸，乃至命盡。」

佛說如是。彼拘娑羅國眾多梵志及諸比丘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梵波羅延經第五竟(九百五十九字)

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九(十千六百九字)(第四分別誦)